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六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六

諱

曲禮卒哭乃諱注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

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辟君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廟中不諱注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注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疏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嫌名謂若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如此者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

始諱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為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臣於大夫之家恐遠故不諱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者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荅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爾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爾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為諱陳鏗問曰亦為父乎自已親乎田瓊荅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則

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已從父為之諱

馬融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謚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晳而不稱昔者禓裘之類是也

盧植曰廟中不諱者不諱新君壓於祖禰也

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君也

田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爾

張子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理

雖今之人情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於

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是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

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信書

方慤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申於公故也私所

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申故也范獻子聘於魯

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

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馬晞孟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為祖者也雜記言

王父母則於父為祖者也於父為祖則於已為曾祖

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為世父叔父姑則於已為從祖

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為姊妹則於已為姑而其

服則期與大功凡此以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乾學案曾祖父母古禮齊衰三月後世齊衰五月馬氏言其服小功非也

胡銓曰君所無私諱欒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是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

呂大臨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猶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

陳祥道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衆所當諱者皆諱也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

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矣

劉彝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也

檀弓卒哭而諱注諱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語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疏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於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

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爾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方慤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雜記卒哭而諱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注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

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注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疏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是父之兄弟於己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為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謂父之姑也於已為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姊妹謂父之姊妹於已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為之諱也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

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為之諱不但宫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不但為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為諱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注謂諸臣之名也○疏過謂過誤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

玉藻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注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注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注為惑未知者○疏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爾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名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也凡祭謂

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陳澔曰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

范鍾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義然也貴貴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為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疏

奉猶進也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

劉彛曰此夏殷太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㑹逺祖於太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嵗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注先王之名為諱○疏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辟此二事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注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孟子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白虎通德論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

通典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

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案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以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

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爲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

束晳不得避諱議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

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
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
太常博士華簡言案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
命風伯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
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
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
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
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

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魏王肅已遷主諱議高皇諱明皇帝旣祔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爲字旣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爲諱然巳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后諱徒以名

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嘗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不名諱嘗曰臣妾不得

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内諱不出宫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葢以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託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

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勅自今已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

東晉康帝諱岳大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五山之大名案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案輒關博士王質胡納許翰議案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

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嶽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爲訓宜如前曰嵩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案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案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

許曇解可使換官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内諱不出宫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却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吴興郡上事有春

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
臨朝奏事詣太后爲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
傳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訥等並謂故
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
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牓非羣下所應諱且
琅邪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須下令
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
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牓非羣下

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頒於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巳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案右丞議

云門縣改名既須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爲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先禄勲字義體同爾並皆須下著令知官名之改非須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今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須於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

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牓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牓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雋彥今所應準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

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傳郎議爲允

晉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表以黄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

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
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
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
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
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通典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
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焘議案禮記云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

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
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
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
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
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
固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徐乾議禮記曰夫人
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

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義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

南齊書武帝時步兵校尉王慈以朝堂諱牓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牓誌諱字懸露義非緜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肏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

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
深心矧覯嶶迹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
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
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
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
開元禮卒哭而諱名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
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唐會要武德九年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爲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諸帝皆妄爲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

連讀並不須避

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

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高宗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

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

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

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闕其點畫或隨

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已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武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案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言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

名皆觸犯臨事論啓廻避甚難孝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爲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睿宗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順宗永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爲蠻州睦州還淳縣爲

清溪縣橫州淳風縣為從化縣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論者以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丘與區臨文不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日觱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宣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廣避焉初憲宗為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冊為皇太子數日兵部尚書王詔上陳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

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爲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歴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失之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韋貫之爲監察御史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爲給事中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於風俗以爲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韓愈諱辨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

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倡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曽參之父名晳曽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滸勢秉饑爲近太祖太宗世祖玄宗廟諱也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

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乾學案二名不偏諱等語本是經昌黎作律

曰者蓋唐以此入律令中也

文宗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婺王府參軍宋昴與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更改稍遲殊戾勅旨宜殿兩選

武宗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韻相近文字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僖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谿以進狀內字與廟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臣案禮記不諱嫌名又職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聲同而字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律乃免之

昭宗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敔兩字敔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二日勑朕聞古者酌禮以制名懼廢於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況徵

在二名抑有前例恭以太宗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
時則臣有世南官以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以眇
躬託於人上冀遵聖範非敢有廢文書內所有二字但
不連稱並不得廻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
者任自更改務從所便庶體予懷○三年正月詔曰本
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
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違避於偏旁則虧闕於文字宜
從樸素庶便公私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

不在減少點畫又八月詔曰凡有姓犯廟諱者改以本望為姓

廢帝清泰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御名上一字與諸王相連案太宗玄宗廟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連字改從單名

晉天福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

在此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字即不諱餘側若諱側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旁皆闕點畫望令依令式施行勑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開歷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文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事依唐朝施行

歷代名臣奏疏宋胡安國上奏曰臣昨列職經筵專以

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奏劄未及進稟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乞以他字易之定讀爲威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本字既有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避有所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

禮然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句而書晉士句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索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句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定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廻

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爲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爲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爲清溪者又其甚則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沿習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宣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

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
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晳所奏春秋解
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
以黄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
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
合璧事類諱非古也夫所謂諱者諱死而不諱生也
故禮卒哭乃諱以木鐸徇于路曰舍故而諱新釋之
者曰故謂高祖新謂新死者然則諱之爲諱爲死者

設審矣亦孰知其又有不諱者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且不止此也君所無私諱是私諱不諱於公也大夫所有公諱是公諱不諱於私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爲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爲其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爲臣之於夫人之家恩遠也婦諱不出門爲婦之親遠於宮中則避之也大功小功不諱是爲其

屬漸疎也是又其不諱者也夫惟其諱者如彼而其不諱者又如此是禮也蓋亦周公之所創乎案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而釋者乃曰諱先王名而左氏傳舉申繻之言亦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舍是未之前聞焉故自周人之諱行而後名始尊蓋諱之者所以尊其名也雖然諱雖行矣猶未至如後日之悉也故誦其詩讀其書容或有不能盡避者漢猶是也迨魏晉而下以至於我國朝士大夫之不

尚諱者亡幾然至於諱嫌名諱二名又并其生者而諱之諂也况其他乎吾於是知其非古矣○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内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鄶

孔氏叢説羊祜爲荆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爲諱其名改戸曹爲辭曹焉○范曄父名楚金故爲文皆

以今爲茲

顏氏家訓梁武小名阿練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絹物○有諱銅者呼銅爲鐵乃謂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以戲笑爾○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勗共食孚羹晝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

無忌憚

揮麈録張埴乃張説之子敬翔爲敬暉之孫本朝劉温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几乃自度曲預

修樂書可笑○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叙近爲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程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申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

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
世勣皆幷世名之自見本項
洪邁容齋隨筆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
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
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
能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爲文章之紕繆
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
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皐高鍇以禮部侍郎
典貢舉德融入試鍇曰伊諱皐向某下就試與及第
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
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
新除屯田裴員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
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
此事尤爲乖剌鍇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
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詣託之至於再三殷夢斂色

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宰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黿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黿從子不得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於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葉時禮經會元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名苟可諱則周公知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醢人亦曰昌本麋䑕武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掌呼旦以詔百官是猶曰君前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興道諷誦言語撢人曰誦

王志替瞍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胡爲而亦不爲君諱乎由是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不思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周人不諱於詩矣魯莊公名同襄公名午而春秋曰同盟于幽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諱之非而廣爲是說爾孟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毋亦爲人子者不忍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爲何事邪曰此則如地官誦訓所謂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所謂忌者非謂忌日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此則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忌諱之文屬於繫世昭穆之下故以死日爲忌名爲諱豈知王制之所謂諱惡者以惡事之當諱避爾小史之所謂忌諱者其亦

諱惡忌避之義歟自此義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
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姓者漢史之書蒯徹爲通
莊周爲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爲孫是也二名而諱
世民爲人是也甚至諱惡益繁避忌愈衆有廣行之
諱有梁山壞之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諛以爲
忠吾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屑屑也故因小
史之詔忌諱而爲是論以袪漢儒之惑而
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文定公之辨
劉基集殷尚無諱諱自周始然亦不如後世之甚后
稷名棄文王諱昌武王諱發成王諱誦孔子父諱紇
而洪範周頌大雅春秋皆不避甚至厲王名胡而僖
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
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襄陽羅氏名靖而父亦名
靖此雖不可爲訓未聞其爲不孝之人也嗚呼人之
孝思不獨避諱諱固當避
何至使人改邑改姓乎

敎英東郭贅言古禮親死卒哭宰夫執木鐸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余曰舍故者舍何親哉予案此故字先儒陳澔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士大夫以上止諱四代之親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

楊瑀旭樓集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名之若孫見於祖祖亦名之冠於阼階醮於客位已冠而字之闔棺累其德行遣之日讀誄定謚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也故生而名自始生至冠但有名也冠而字責成人之禮處敵者卑賤者之不敢斥其名也死而謚而諱處子若孫之

不忍聞其名也因名而字因名之諱而謚分之為名為字為諱為謚實則一名之用也然而名與字生之事也謚與諱死之事也今世忌諱滋多凡不敢斥其名而槩目之曰諱此皆禮之不講也

讀禮通考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劉國永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十七

謚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疏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皆周道也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

故總云周道也

乾學案堯舜禹皆名惟湯是號蓋名乃履也

疏少誤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即了然柳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謚曰惠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爾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疏此論士死而加謚是

為記之時加諡故云今也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死不制諡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猶不諡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諡也

乾學案儀禮士冠禮記亦有此數語文同不載○又案諡起自周公鄭注以殷有諡未聞

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

注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爾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疏言人身死

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為謚之時善行雖多但取一善為謚者恥善名之浮過於行所以減衆善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為謚也

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疏名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也孤不辨老少惟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今已暴貴不得為父作謚所以爾者父賤無謚而忽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劉敞曰言謚曰類當為誄聲誤爾謂誄而謚之也

胡銓曰周官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於天子攝其君朝則以皮帛繼子男故既葬見天子亦執皮帛象父見禮也見天子而請父之謚是能象賢也故曰類或謂春秋書蔡桓侯以能請謚非也鄭云使大夫行亦非

徐師曾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爲親請謚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敢誣也

樂記聞其謚知其行也

周禮春官大史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〇疏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

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其事也明王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案曾子問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秋之世卑謚如尊不得如禮案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諸侯自有史也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注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疏賜謚是大史之事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以大史賜謚為節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疏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

之言帥瞽者即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匿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諭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故云㢡作柩謚

小師大喪與㢡注從大師

大戴禮周公旦大師望相嗣王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壯也服者位之彰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出於人謚慎也以人行之始終悉慎録之以為名也

周書謚法解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於後作謚法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

謚叙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敬賔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厥彊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

供上曰恭尊賢貴義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
恭執事堅固曰恭安民長悌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
之門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曰恭照臨四方曰
明譖愬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曰定安民
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謀慮不威曰
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
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
獻温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

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輔輕供就曰齊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好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共已鮮言曰靜寛樂令終曰靜治而清省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克曰貞彊以

剛果曰威猛以剛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曰桓道德純一曰思不昚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説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静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義短折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合善法典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功安

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
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
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曰隱
年中蚤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
愛曰刺愎很遂禍曰刺外内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
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

作曰愍蚤孤短折曰哀恭人短折曰哀蚤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去禮遠衆曰煬醜心動懼曰甄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行見中外曰愨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內真復曰白不生其國曰聲致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

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慼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翼息政交外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内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敎敏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施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恒剛克為𤼈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

僖施而不成曰宣惠而内德曰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失志無轉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懐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於也糠虚也叡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白虎通德論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迹

也所以進勸戒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可知也士冠禮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黄帝先黄後帝何古者質死生同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黄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黄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故不得復黄也謚或一言或兩

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别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爾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

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剛彊直理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襃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别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禄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

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能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禄凡五等附庸本無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

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爾顯號謚何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也

風俗通義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獨斷帝謚違拂不成曰隱靖民則法曰黄翼善傳聖
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殘人多壘曰桀殘義損善曰紂
慈恵愛親曰孝愛民好與曰恵聖善同文曰宣聲聞
宣遠曰昭克定禍亂曰武聰明睿智曰獻温柔聖善
曰懿布德執義曰穆仁義説民曰元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亂而不損曰靈保民耆艾曰明辟土
有德曰襄貞心大度曰匡大慮慈民曰定知過能改
曰恭不生其國曰聲一德不懈曰簡夙興夜寐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柔德好衆曰靖安樂治民曰康小心畏忌曰僖中身早折曰悼慈仁和民曰順好勇致力曰莊恭人短折曰哀在國逢難曰愍名實過爽曰繆壅遏不通曰幽暴虐無親曰厲致志大圖曰景辟土兼國曰桓經緯天地曰文執義揚善曰懷短折不成曰殤去禮遠衆曰煬怠政外交曰攜治典不敷曰祈一曰震

釋名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諭行以賜謚惟王者無上

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

程敏政曰後主景耀三年追謚關羽曰壯繆侯案謚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邕獨斷名實過爽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為惡謚豈理也哉若果為惡謚則史不應云追謚之典時論以為榮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

是不亦惠乎注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穀梁傳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畢於葬故於葬定稱號也昔武王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稱天命以謚之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卒受謚於其君

左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注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注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

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注傳言子囊之善

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敏者職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已下者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疏此章論衛大夫公孫枝之行謚法錫民爵位曰文

孟子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注名之謂謚之也謚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謚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先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餘富也君嘗欲授之以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其餘貴也彼先生者甘受天下之澹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急急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乾學案上二條乃私謚之始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荀氏家傳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為務也

張璠漢書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曰宣
為貞節先生
蔡邕至朱穆家寫其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謚穆曰忠
文張璠曰夫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故顏冉至德
不聞有謚蔡哀穆臧否不立故私議也
晉中興書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
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
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鄉校常伯無爵悉不

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造勲德兼被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通典帝王謚號議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以為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禄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

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之功德由之王迹初焉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家一言為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文家連號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絶不嫌也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内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魏劉輔等啓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

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脩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衞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勲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黄門

侍郎荀攸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禄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内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録

晉書禮志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

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謚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謚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謚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王同不可聽宜謚曰穆王濟羊瑾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謚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悉不避復非推崇事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還

毁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謚非嫌號謚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邁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謚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議又引周公父子同謚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謚景不相當爾宜謚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謚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通典元帝太興三年詔曰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殺宜謚以申殺忠允匪躬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勲之美謚也案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殺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没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聦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

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案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適統之義未足定為謚之正也

干寶晉記何曾卒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議曰曾資性驕奢不脩軌則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詬辱之聲

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威肆行曰醜宜謚為繆醜

太尉魯公賈充以韓謚為賈氏嗣上特許之及議謚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而悖理溺情以亂大倫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上弗從賜謚曰武

晉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應賜謚者則博士議定之太尉荀顗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冢祭賜謚

通典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𣉻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録之任則是參二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録不可不詳彪之荅案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為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複謚

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爾皆顧命重勲或居分陜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懐不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表沖虚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曽居師傅及録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禄顗或曽師傅或曽總録並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飜改案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

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同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却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為疑

晉書禮志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謚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謚謚婦春秋婦人有

謚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謚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爾安平獻王李妃琅邪武王諸葛妃大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謚禮壞故爾聲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無謚春秋無譏之文所謂不待貶絶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謚爾

通典孝武太元四年光禄勲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

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徐邈議案郭奕謚景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魏書孝明帝正光五年侍中甄琛卒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

王莫不殷勤慎重以爲襃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連鑣伊顔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

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無不複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從之

唐六典注諸職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

覆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内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緼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

賜謚曰先生

通典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謚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録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訖申省議定然後奏聞

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

養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

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

十五　告贈謚於柩而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稱

異議者略件如後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絶於趨庭納采問名惟聞於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戸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畤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

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案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爲恭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荆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戸部員外郎李邕駁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

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宋慶禮曰專
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
謂害于家凶于國案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
張九齡駮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
命順則為之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
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
其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
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

利義非得所執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
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為文貞左司郎
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厲風俗檢
束名教固無虚稱是存實録準張説罷相制云不肅細
微之人頗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
身未免卬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
也人之斯玷焉得追諸謚曰文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
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

定未決玄宗為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
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駁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
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案禮經云禮時為
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衞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
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
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没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
巳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

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勲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答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

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案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塗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茍必以已葬為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巳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

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勲崇名與
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
然後作諡今之征鎮者率多起屠販皂隸之中雖逢風
雲化為侯王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諡者
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
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諡贈吏
部尚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駮曰今所議荊南
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齷齪無匪躬之能者乃抉瑕掩

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吕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案舊儀凡没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衆議今駮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

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

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靖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謐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溫之密重王渾之器量

劉㤬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

大歴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駮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贓濊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

其疑因疏為簡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
載之惡證告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
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辭全志士之命露宄狡之私而乃
晏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向
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
元載畜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
郊虜入無弔災之患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
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絶之使王

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維新之時居
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悟
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
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
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
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
廟寧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
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慤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

曷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謚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修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説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

漢黄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別敕謚為文簡

乾學案唐書楊綰傳稱蘇端憸人也持異議

即此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為恭黄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謚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案謚法並無乃有司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唐書元和中賜太子賔客于頔謚曰思初有司謚曰厲至是特易之右丞張正甫封其敕請還本謚補闕高釴上疏曰夫謚者所以懲惡勸善激濁揚清使忠臣義士知勸亂臣賊子畏罪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蓋為此也垂範如此尚不能救況又黷其典法乎

五代史同光二年史館事例凡王公百官定謚考功録行狀并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録行狀一本申送

宋史禮志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薨贈官同本家録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參議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準始録奏聞敕付所司即考功録牒以未葬前賜其家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聞藴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太平興國八年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一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其沈約賀琛續廣謚盡廢後以直史

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臣僚皆以功行上下各賜謚法近朝以來遂成闕典建隆以後臣僚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望令史館編録行狀送禮官定謚付史館脩入國史詔今後並令禮官取行狀定謚送考功詳覆闗送史館永為定式直集賢院王皥言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為之襃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父祖别無善政慮定

謚之際斥其謬戾皆不請謚竊惟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是非較然用為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今後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册别無明證唯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禮壞樂闕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舉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

卿大夫之家賜謚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舉行明矣詔下有司詳定如皡請焉禮院更議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已葬請謚乃言自古作謚皆在葬前唐開元三品以上將葬既啓殯告贈謚於柩前無贈者設啓奠即告謚既葬加謚出於唐時如顔杲卿盧奕盡忠王室當時置而不議至郭知運死五十餘年乃始請謚右司員外郎崔厦以為非旌善之禮而太常博士獨孤及謂新制死不必有謚又謂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及長於開

元之世親聞啓奠告謚而謂新制不必有謚豈非誣哉
又有故闕禮追遠請謚皆違禮經何順之有國家給謚
一用唐令然請謚之家例供尚書省官酒食撰議官又
當有所贈遺故或闕而不請景祐四年宋綬建議令官
給酒食其後又罷贈遺自此旣葬請謚者甚衆歲月浸
久官閥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孫與其門生故吏志
在虛美隱惡而有司據以加謚是廢聖人之法而徇唐
庸有司之議也詔自今得謚者令葬前奏請或其家不

請則尚書太常合議定謚前葬牒史館及付其家即徇私謚不以實論如選舉不以實法既葬請謚者不定謚鄭樵通志序論一古無謚謚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黄帝之號二帝之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勲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别者不過開基之祖爾夏自啓商自太甲皆一

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為中為高則又不可常
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
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蓋名不可名巳則後王之語前
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為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别哉生
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為善
惡也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
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襃貶之說行謚法别昭
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

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為人臣為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二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爾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

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真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為謚者正秦人之論爾不合乎古道

序論三案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爾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為榮不得謚為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

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爾豈有賊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為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爾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為名乎是名也非己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圭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夫靈王周道始

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懿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允當其曰請為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為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

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
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
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
然後人立惡謚
序論四謚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
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為戾暴
慢無親然後為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
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

其有淫行何必好內遠禮然後為蕩縱樂無度然後為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為惠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為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

惡謚由其君為衆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為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五法之為謚者取一文爾非有說也謚法行而其說紛紛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

有蘇冕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載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采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

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實尊卑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謚矣若公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絲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

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説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上謚法

神 聖 賢 文 武 成 康 獻 懿 元 章

釐 景 宣 明 昭 正 敬 恭 莊 肅

穆 戴 翼 襄 烈 桓 威 勇 毅 克 壯

圍或作禦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
靖眞順思考昺顯和玄高
光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
仁智慎禮義周敏信達寬
理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
齊深温讓密厚純勤謙友
祁廣淑儉靈榮厲比絜舒貫
逸退訥偲述懋宜哲察通

儀經庇協端休悅綽容確恒

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悼懷愍（亦作閔）哀隱幽沖夷懼息

攜鄉愿儆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刺虛蕩墨
僁亢于褊專輕苛介暴虐
愎悖凶慢忍毒惡殘奰擾頑
昏驕酗湎僥伍侈惑靡溺
偽妄讕諂誣詐譎訩詭奸邪
慝蠱危圮懦撓覆敗數疵
饕費
右六十五謚用之殲夷焉用之小人焉　凡上

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後論一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為多矣臣今復削去

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謚分而為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謚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所宜去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考之稱焉胡非謚義齊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去丁曰商曰使曰軍曰趮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攄曰革曰易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

宜去也曰原曰愛曰聲曰聞曰要曰強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諡今去其二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諡披沙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二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為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貪取其逸所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

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㬥取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酗取其湎取其僥取其狃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待淫侈取其諂取其偽取其譎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姧取其邪取其慝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圮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斁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

退取其納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取其逑為靖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七今取其懋為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為中庸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

費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悦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寛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三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為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蘇氏引儉則固之

義而更之曰非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内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也儉若為惡德則夫子温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為惡德則協比其鄰昏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為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為儉朋比之比為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四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

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奈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

咢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適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春明退朝録古者將葬賜謚以易名近世多稾殯或
已葬而請謚唐獨孤及謚郭知運而右司員外郎崔
厦以為知運葬已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及以
為請謚者五家皆在葬後苗太師一年呂諲四年盧
奕五年顔杲卿八年獨知運遂以過時見抑且八年
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與奪殊制不可遂謚知運曰威
國朝以來博士為謚考功覆之皆得濡潤慶歴八年
有言博士以美謚加於人以利濡潤有同納賂有詔

不許收所遺於是舊臣子孫競來請謚既而禮院厭其煩遂奏釐革嘉祐中李尚書維家復來請謚博士呂縉叔引詔以罷之○唐制兼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謚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實

元中元祿卿知河陽鄭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

元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勲於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

明會典凡議謚洪武初俱禮部奉旨施行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凡親王謚例用一字郡王二字弘治十五年奏準親王行巡撫巡按等官覆勘郡王行本府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覆勘善惡得實明白結報具奏定謚

丘濬舉贈謚以勸忠疏臣惟生者之禍福出於一時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苟免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於蓋棺事則定矣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嬖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於世教而實得罪於天帝也三代以前

君之謚則請命於天臣之謚則請命於君天不言而人代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託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於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

以為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諡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定訂議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勸臣子之大法端有在於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隆慶四年題準凡冒襲王爵奉旨改正者不許一槩請諡凡文武大臣賜諡亦用二字與否取自上裁若官品未高而侍從有勞或以死勤事特恩賜諡者不拘常例

弘治四年令凡乞恩賜諡者禮部斟酌可否務合公論不許一槩比例濫請○十五年奏準文武大臣有請諡者禮部照例上請得旨行吏兵二部備查實跡禮部定為上中下三等以行業俱優者為上行實頗可者為中行實無取者為下開送翰林院擬諡請旨
萬歷元年題準大臣應得諡者禮部仍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諡而未經題請及曾題請而未蒙賜諡者不論遠近許各該撫按及科道官從公舉奏禮部酌議

題覆補給若不係公舉子孫自陳乞補謚者不行○十二年題準凡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平履歴必其節槩為朝野具瞻勲猷係國家休戚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上裁如行業平常即官品雖崇不得槩與

支允堅異林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於唐代宗時顔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

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襃謚少不為貶今謚號渝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議謚益衍而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

韓如璜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說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曲禮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是父初無爵無謚者也先儒為之辭曰父無爵無謚若以已有尊爵而謚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畀之吁是何言哉追王追封之典非以已爵加之乎以已爵加之而不可將追王追封皆已孤暴貴之所不敢出乎蓋謚兼襃貶周之制也故使謚父而皆有襃無貶則可也使謚父而不能有襃無貶將據先王勸實之法而襃貶之邪則是因已之貴而暴父之惡難乎其為顯揚之至情矣將徇人子榮親之情

而槩褒之邪則是因子之貴而誣父之賢難乎其為勸懲之公法矣善善惡惡者萬世之定評毫不容貸周之天王不能改祖父幽厲之名而孔子作春秋亦不能特書弗父何叔梁紇於僑札之上也人子但以其身貴而貤恩以貴乎其親是亦申罔極之情於萬一矣何必邀易名之典邪

私謚

後漢書荀爽傳時人多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荀爽皆引大義正以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

宋名臣言行録張子厚横渠先生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温公復書曰子厚

生平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為比乎

蘇軾與李方叔書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殆以丘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況過相名字者乎甚不顧足下此等也

張耒答李文叔簡為兄作謚固善但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誄與謚一道也自下議上不順又以尊臨卑則公議不得盡申俾無以盡善惡之實況於骨肉宗族而可以相為立謚邪古之私謚者甚多如王通

死門人私謚文中孟郊死韓愈張籍謚以貞曜然讀
通所著續經其狂誕野陋乃可為學者發笑郊以餓
士偶工於詩爾世之言通與郊之實不過如此文中
貞曜竟何補哉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孔孟顏閔不聞
有謚雖其門人朋友尊愛之如此亦不敢為作謚此
數君子後世豈以無謚而遂不傳哉由是觀之有謚
不能使欺者傳無謚不能使實者没賢兄之懿行人
實聞之其不至公卿而死不得使有司顯議而公謚

之其為不幸無可言者但其德美之實苟不可泯滅自應傳世而今乃兄弟生徒為之易名則失薄俗之喜以嫌處物者久矣孰肯為弟不私其兄哉既嫌於私則聞者不信不信則并與其實而敗之矣所謂愛之正以害之也願更審度

李豫亨推篷寤語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為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朋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為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

法不得立碑但立石紀歲月不螭首龜趺亦無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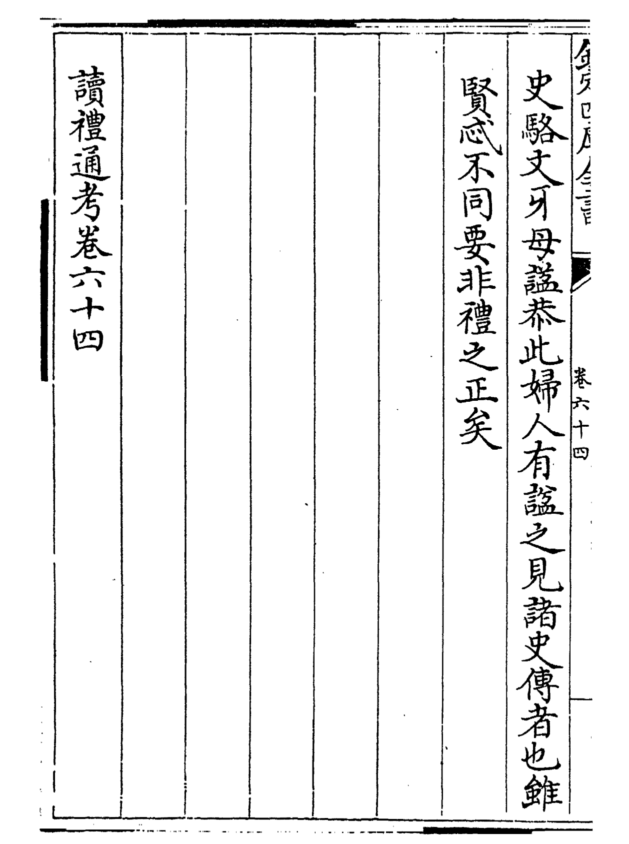
李濂私謚問答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洛子曰非禮也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是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誄之臣之謚則稱君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曰士之有誄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變者也何為而不可曰昔者横渠先生没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且曰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温公公答書深以為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

沒也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不可易也曰唐世無爵稱子凡藴德丘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謚法五十字自以為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為而私謚之邪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補遺

婦人諡

顧夢麟中菴瑣録案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故得蒙夫之諡晉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故釋例云繫夫諡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其聲子戴嬀有諡者皆越禮妄作也王彪之亦云婦人有諡禮壞故爾晉書賈充妻别諡宣不從夫諡又虞潭母諡定桓温母諡敬南



史駱丈牙母謚恭此婦人有謚之見諸史傳者也雖

賢否不同要非禮之正矣

讀禮通考卷六十四